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一

朱國禎輯

江直專恣

文皇卽位盡修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特重錦衣爲爪
牙心腹指揮使紀綱掌衛事譏察內外權勢赫奕有請
必從其禍立應猶以外衙門顧惜情面 東廠主刺奸
督以內臣國史不經見諸紀亦罕有及者設行事人員
專緝謀反妖言彊劫推埋及盜倉庫錢糧私鑄私雕印
信等事下錦衣打問刑部擬罪其小小者片紙密報日
有數次謂之打事件衙宇壯麗邃密有獄有理刑官權

出錦衣上掌者不知何人其禍絕不及縉紳得相安無

事惟成化中西厥最著汪直主之國史所載頗詳亦不

開始設日月顧其流毒甚廣大出理法之外閣臣彊爭

廢而復立其後直雖罪黜亦免殊死至今以爲口實遺

址在靈濟宮前士大夫宴多借之云成化十二年七

月京師黑背見

夜出值者多死人皆執刀兵自衛達旦
不息延及獻縣辛酉遣太常寺少卿劉

爰致祭京都城隍之神曰自七月初九日以來妖物昏
黑四散箇人城中軍民驚駭不安茲因朕德政有缺所

致然于爾神不能無責獨怆然無動于心乎是用遣祭
以伸虔禱惟神大振威靈於此妖物應神責以盡厥心

少妖人李子龍等伏誅

本姓侯名得權易州人幼名上
桂兒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

果術長遊方至少林寺遇術士江湖推命後當極貴又
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

益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紅光滿宇白蛇盤
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蓋髮往來真保間交
結不逞又有術士黑山者第云若遇巽雞鳳凰交之語
得持以與朔所言符信之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軍匠
楊道仙家道仙有偽朝章勳令并勾符符印交通內官
鮑石鄭忠等得權乃得資緣出入官府石時引至萬歲
山觀望羽林衛日戶朱廣素等忠相識知其事遣以
鞍馬服用石常報織染局等處冬設候皆番拜稱爲
上師得併入爲禮勢日張大既而爲錦衣衛官較所發
執得權等下獄送却察院出門忽報日章寒死矣鞠
實伏

倖入昭德宮黠最_有寵陞爲馬監太監上懲前事
設廠置獄命往外調察初_出布衣小帽時乘驢或驟往
來京城內外人皆不之疑有_盜受者市井無賴投內官
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緩冒功陞百戶直收之領_護尉

用事自置獄凡街市鬪毆罵詈爭雜縱犬及一時廻避
不及者卽加箠箠致煩 上聽衆益效之多爲厲書誘

人密以情告行事者捕下獄加以法外之刑寃死相屬

托以捕妖言圖官賞無敢言者與楊暉之獄

見楊文敏傳後波

及其侄郎中楊仕偉婿主事董序卽家拷及妻女并武
選司衙門封鎖蓋偉之官署也且謗及諸大臣 上由

此信任之威勢壯烈吏部言晉尹旻引爲內助都御史

王越因西征識瑛藉之通情欵直益縱恣御史王本雲

貴制卷還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坐罪刑部郎中武

清勘事廣西還執訊無所得釋之不以聞禮部郎中樂

童太醫院判蔣宗武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浙江左右
政劉福起服皆執下獄益遣較尉四出內自京營迨外
鎮守總兵等處採聽事情跟緝鉗制沿河分布盤詰獨
嚴于公差官員倚勢搜檢無復體貌道塗皆阻商賈不
通直又日挾數十伯人所在穿繞震呼辟道雖大臣莫
不引匿一日遇兵部尚書項忠蚤朝不避就左腋下呼
名朝罷較尉擁逼而去直佯不見叱之始散法司曹郎
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親賞赴厥竟日伺候不得
一見東西長安門牌上用黃紙貼寫太監汪傳奉 聖
旨不書名見者無不驚駭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皆讚

之發南京韋瑛益引進奸人王英專許人陰私以固信
任人情洶洶五月丙子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珝劉
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較拘執職
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
震懼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
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皆不
得其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
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 陛下委聽
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者
自言親承密 旨得專予奪百官進退盡在掌握擅作

威福虛張聲勢其同惡相濟如王英則以附已而薦之
稍存公論有所諫正則以異已而黜之一如狼虎並無
忌憚傷害良善大爲 聖德之累 陛下若謂防微杜

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
反皆由違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爲明鑒方妖
物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立西廠驚動人心一如
妖傷之狀以此觀之天道示儆不可不慮伏願 皇上
體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
屑於改易肯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
于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

之權付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姦邪之輩其有謀逆姦細并貪黷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苛政不加於下國家長治 聖壽無疆皆在於此不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安危未可知也疏入 上震怒命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 旨謂輅等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 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人心輅等同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思曰不然 聖意疑此奏未必四人皆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某等

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爲先翔奮然泣曰某等
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
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
不與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縱使某等不言人必有
言之者今旣奏入貶謫黜罰惟命不避於是恩降色徐
曰朝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此當實回話倘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唯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
衆先生肯爲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
隨侍青宮輅以先朝舊臣恐 上見疑且慮三人或不
同心故云然也已恩等復至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

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較卿等各安

心辦事格等皆頓首謝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

部院大臣共上之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

責之復還本監調韋瑛于邊衛差操諸旗較在外者二

十人俱撤還人心快之然上意猶未釋然也密信任

如故仍傳旨用其黨吳綬于鎮撫司理刑直日不知書

綬相曉文義能撰奏章有薦者故用之輅等言雖行知

其禍尚未已而項忠劾具草令武選郎中姚璧

璧尚書
妻之子

也璧素與尚書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注調邊郡

恐劾議不免擬發州同知地近知上必不從果得

吉璧浙人何得處以近地查兩廣陝西缺除

遂調恩明府竟以瘴癘數年病歸卒于家

特赴吏部

尚書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爲首壁
曰公六卿之長以次當爲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
之長旣署名卽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某但以次
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遇珣與吉於蚤朝越曰汪
直所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
商萬二公在任久事多故有所畏二先生入閣幾日况
直加意扶掖何爲亦論列乎珣默然吉曰不然某等言
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
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耶越無以應
遂與吉疎時廠中所執人甚多皆無案籍旣革其人各

散去蔣武宗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項忠尋革職爲

民

見忠本傳

六月御史戴縉言近來災變洵臻 皇上諭兩

京人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誥彰彰聽之藐藐未聞大臣
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
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畢吳榮等之
姦惡高崇王應魁等之賍貪又如奏釋馮徽冤抑之軍
囚禁裏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
衆者奈部下韋瑛等不體 聖心猖狂行事已得大臣
奏允卽將西廠革罷又見 皇上此心卽古帝王從諫
如流之盛心伏望 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

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回，并條數事，其一令大臣自陳，并請勅內府各監及錦衣衛禁治。上悅其言，命所司詳議施行。籍九年滿未陞，久無聊探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及假火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覲倖進。先以奏草示吳綬，達于直，直得之爲言于上。然後奏之御史王億，亦以爲言。於是直復開西廠，詞察益苛，人不堪命。籍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謗楊暉，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書董方等賄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籍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喜。云其月商輅致仕去，工部尚書張文質執下廠獄。上聞切

責錦衣衛釋之亦不問也直威勢愈張江西人楊福詐稱直自蘇入浙及閩所至官司望風跪謁左右索賄無筭爲鎮守內臣覺而縛之十一月直請嚴文武乘轎之

禁

三品以上乘武臣禁禁

又請查都城逋逃軍民皆從之直既屢

興大獄猶不快意或以邊功說之大喜乃謀之王越越曰建可乘也而陳鉞撫遼東殺入貢夷人起釁十四年直欲自往體察閣臣萬安亦以爲不可乃以馬文升往比招安功垂成直又請行以處置邊務爲名許之至遼不見虜因殺無辜掘死人鬪牒以報文升因之得罪又與陳鉞比陷副都牟侻侍讀學士江朝宗等皆得罪

初直之行也。鉞先遣人賂朝貴與直相厚者爲之地。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諷居人候直過，群伏道左告保。巡撫官行事公當，惠及軍民。時直左右多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喜與之合。鉞前爲山東布政使，方爲巡撫，有隙，俸改撫，直隸行事多不合人心，如禁索私租，勸富家出賑，濟穀動以千計，絕京宦請託之類，由是怨謗喧然。直曾往南京，聞之未發。至是，俸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嗾直發之事。連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并浙江僉事吳珣、鎮江府知府黎福、常州同知柳演、蘇州

推官華清吳江等縣知縣馮衡孟瀛宋端驛丞甘仲猷
義官王祥民吳伯昌等時惟朝宗在京併下獄餘命錦
衣衛差官逮治凡半年瑋等始至謂朝宗與俸有連仲
猷其婿也爲華清通賂于俸衡亦俸鄉人歛民財以餽
瀛爲部民所訐黎福按之柳演代行賂并吳瑋按宋端
皆受賂俸不能察理刑千戶吳綬拷訊皆不實後綬以私庇下獄遂發俸獨誣服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例
追入官俸不能辦連坐者共爲備納部擬俸等各坐徒
杖贖還職瑋及福皆無罪釋之奏上 上以俸職司風
紀容通私賂謫戍朝宗調市舶提舉十五年加尹旻太

子太保直所請也給事中王坦山東人以都給事中趙
良年老居先職直奏良疏詞不謹失體且輕浮難居言
路調廬山知縣蓋尚書直閣學劉翊實主之遼東失事
直與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諸將降罰有差
尋宣大遼東告倣直往行邊還陳鉞復希直意奏建州
女直伏當加恨不得都督聲言來寇往年建州三衛搆
海西毛憐累犯邊境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揮之職諸夷
因起爭端紛紛擾亂亦欲挾制以求顯職與其加陞而
招侮莫若整兵而征討請簡剛正謀勇大臣揜其不備
擣其巢穴庶不縱寇長奸尚書余子俊等集議朱永珮

印總兵直監督討之直遂弄兵諸大臣畏其勢司禮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鉞奏得行仍命鉞叅贊東征軍務方鉞奏上子俊以鉞開邊惡之永直將兵殊不及鉞鉞疑爲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遂得此命云部議諸夷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直以其示弱損威乃招誘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寘之死且言建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請錮于獄從之分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

級俘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賜勅獎之加

直祿米三十六石

舊制內臣至太監無秩可陞但加食米以歲十二石為一級直後大同功

加至三百石前所未有也

十六年直復與永越往延綏禦虜發邊兵

三萬聽調給事中孫博陳時事中言較尉不宜緝大臣

直怒奏請同行

人皆危之軍還亦殺及受賞

二月襲虜威寧海子走

之御史強珍劾陳鉞挑虜報怨之罪直反劾珍逮入京

坐戍凡劾鉞者并兵部官皆奪俸三月直與永越往遼

東備虜未行而罷命督京營十二月虜入大同直永越

會兵禦之十七年論功頒賞其報捷人汪鉦陞都督僉

事直之侄也從來所無人益駭之五月虜犯宣府直與

王越赴之至冬請回京不許留鎮大同悉召回遊擊叅將等官直怙寵壘功一時貪冒邪妄之徒競趨附之獻謀畫策惟恐弗及邊方小警輒諷守將重報之與師動衆殆無虛月而越等尤巧爲設計每出師必討內官當道及近侍者家人弟姪挾之以往有事資之以彌縫敗則藉之掩飾或少有斬獲輒張大其功以圖陞賞而膺金紫典禁兵職侍衛據津要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凡奏不助不覆盡失 祖宗之舊又因之造言興事妨廢政務者有之是行所獻俘十人皆老幼孱弱乃以爲音功其它大率類此紀功官惟命是從惴惴不敢出一語

反緣力得進用執事者心知其非胡盧附和取容說始
建州次威寧海子次大同報三大捷實開三大彙自是
邊境無寧日士馬疲弊餽運耗竭公帑私蓄皆赤立邊
民荼毒有不忍言而直與越典軍相習久交最密直時
忘懷洩禁中語越識之間以語其所厚者及征建州直
納陳鉞譖欲窘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
有盜夜越皇城入西門內竊衣米時索之急東廠較尉
緝獲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厚賜賚直聞怒曰銘吾
所引用之人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欲
訪其事適越所厚者潛以其語語銘銘達于內因發其

交構事 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受
孟密金寶與萬 等攬權通賂惡直交關浸淫 上頗
聞之并得向欺罔構隙之狀漸疎之不使入于是科道
官交章奏其苛察幻擾請仍罷西廠得 旨朝廷自有
處置萬安約劉珝曰西廠爲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
朝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有疏必從珝曰西廠行事有
何不公安曰公不欲吾自爲之乃自署名以進 上乃
罷之中外欣然珝有慚色蓋珝無它腸爲越所誤說者
謂直狼而刻所傷國體安等蠢而奸傷在國脉一狐遠
羣狐復穴其中爲害更甚 上雖聖明不能盡掃也直

在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凡事拘執巡撫郭鏜以聞
上惡之切責調直南京遣太監李榮趨之行直之前後
出使也厭健馬不乘常御驟車日夜馳逐有司追候不
及動遣箠持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爲餼以待直至僕
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
聞風畏避直至閭寥困臥館中孤燈熒然適泰以迎謁
所司至直窘甚求食泰以所挾飲饌與共直遂忘爾我
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
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趨駕而去聲
勢寂然人以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尋有劾其八

罪者降奉御。孝陵司香越奪伯爵戴縉仕。尚書與
吳綬皆爲民侍郎。張願致仕。韋瑛調外。餘貶謫有差。項
忠強珍復職。陳鈇已先二年爲都督。馬儀所許奪官。後
坐事爲民。馬文升尚在戍籍。右都李裕副都屠瀟以爲
言奪俸半年。蓋上猶以建州事爲文升罪也。惟尚銘
因直見疎。獨擅權勢。甘言悅色。鈞取名譽。內肆陰狡。賣
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
賂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二
十年黜往南京。尋遣官較追械之。還將窮治。復有旨
從輕。押赴京。杖百。凡淨軍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

者累日不絕而先有王臣者一曰王瘤子左足偏短以妖術爲太監王敬所信故奉使江南臣及百戶王完等十九人從所至陵轎官吏毒害良善詐傳詔旨括取可玩皆出臣所爲臣又多取美女淫亂在蘇州令生員抄錄子平遺集衆以妨業辭卽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趙汴等攘臂聚數百人敬其擾害諸罪毆逐敬還京訴下巡按擬杖贖奏繳巡撫王恕上言王敬賫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藥餌收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取銀兩豈期王敬動以朝廷爲名求賄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料冰梅蘇松

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
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
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于寧
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江北
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有幾十萬兩
至蘇州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
在江浙并南京沿途索害官民金銀又有幾十萬千戶
王臣專弄左道王敬聽其撥置舳舻相銜滿載而歸
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
題伏望 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

正法典詔械三人下詔獄會尚銘亦發其事 上太息

曰民情常患不能上達王臣等矯詐爲奸惡使東南赤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罪狀旣露非重戮不足謝天下亟斬梟示敬英並克南淨軍時常州知府孫仁爲敬所訐被逮怒亦奏釋之韋瑛調萬全衛計邀功起用自撰妖言陷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不軌告督軍太監張善捕獲毒刑取其家貲誣服以聞命官會鞠得白 上命斬瑛梟首惡黨論罪被誣者盡釋浹歲間諸大害悉除莫不稱 上之明斷云

朱史氏曰國朝內豎之惡顯于王振別紀稱其起儒學

能戰同類至土木滔天之罪一死未足塞責 英宗猶
追思立祠豈有他長可結 主眷想當日承平既久大
臣皆老于位日浸潤媒孽取信汪直巧黠亦用此法而
加甚焉凡小人能乘人之所暗聲色貨利是也尤最能
乘人之所明耳目齒頰是也 天子居高聽卑喜聞外
事而其人又以小忠小信自固遂落其計覺有遲蚤禍
有淺深惟大舜能察邇言聳入心通善而實惡是而實
非毫釐千里本不易辨况其言是其人非更有權衡必
能惑蔣琮有誅李孜省之功肆毒于南其伎倆與直
上下至瑾而極至逆進而更極振瑾沒於賄餘三人

獨否直琮有閭臣居中能奪聽不能奪權罪止南遷逆
進并大阿竊之閭部而下皆爲之用故其禍尤烈中間
百年安靜 肅 穆 神三聖之識冠千古矣

近日汪文言作用全與直相似其人精悍刻核刺人陰
事喋喋可聽早出暮必四鼓方歸昏夜叩諸貴之門不
取不應相厚者關門待之惟恐不至言無不從而某某
爲尤甚人皆知其必敗南中一掃御史貽書勸某早絕
答云義不忍負方得志橫甚舉朝皆震以一望見稍變
精爲極榮通政某其同鄉也素與余善一日相見密問
汪何如人余曰無忌憚不可近某甚喜曰得之矣未一
年而敗速欲苦拷不承然逆進已豫爲爰書列所惡者
姓名奏聞速死六人戍九人不諭其承與不也人猶稱
之曰奇男子奇男子云凡數年方寂寂其最難者一人
因假歸入京稍遲得免卽諱
大拜未果猶陰爲之報怨云

開設猛密

木邦舊名孟都一名孟邦漢時木鹿王苗裔至正二十六年立木邦總管府 國初內附爲木邦府尋改宣慰司永樂間宣慰罕賓從征緬正統中從征麓川皆有功益其地以故在大慰中分土最遠猛密十三處皆在其中猛密有磚城無樓櫓產瓜果花蔬與中國同有寶井金鑛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寶井利多陶孟司歪領之

陶孟者總言頭目一云如中國巡檢之稱

宣慰罕標法

歲取寶愛其女曩罕弄妻司歪標法死孫罕竈法立嗜酒好殺曩罕弄自恃尊行不肯服屬結族人與之爭官

互仇殺景泰中侵木邦逐宜慰據公署劫掠鄰境麓川
孟養等處殆徧威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牒稱宜
慰每以金寶結內欲自立爲守臣所抑不得行守臣遣
官往撫亦不聽且通交陞欲借兵自樹成化十八年雲
南鎮守黔公沐琮奏聞謂用兵恐糧餉不繼宜先榜諭
令省改如其怙終必須進勦兵部尚書張鵬等力主用
兵 命集議皆謂兵宜慎重琮等明言糧餉不繼兼安
南屢攻老撾窺伺境上未可輕動第宜行榜文或璽書
付琮諭之若彼能去逆效順還所侵村寨與木邦隴川
絕嫌修好則前惡悉置不問果執迷已甚加兵未晚閣

臣萬安劉瑄亦具題謂猛密止與木邦挾讐爭占夷境未嘗犯邊其差撥進貢毋缺是以衆議只主撫諭今寫勅付雲南守臣事理最當但彼處聽遣之人俱係武弁惟喜興兵不喜撫諭蓋興兵則得支錢糧得掠子女金幣既歸又獲陞賞此輩深有利焉撫則反是若從所議則彼必仍謂撫諭不從而與兵決矣勞費固不足惜只恐一不利必至再至三兵連禍結勢不容已况安南覬覦已久別生他患追悔莫及惟簡命才識大臣一人選熟知夷情夷語者往與守臣宣道朝廷不忍加兵之意宥其宿罪徐觀順逆別爲處置上可其議時程宗

以副都居憂卽起與譯者蘇銓偕往初曩罕弄旣侵削木邦畏鄰境土官不平來攻用商人劉賓五計潛遣至京懷寶石黃金賂安及皇親萬喜等奏乞開設衙門徑屬布政司下閣臣議安欲許之劉翊劉吉不可曰猛密原本邦所屬曩罕弄叛而請命於朝若許之則凡土官宣慰聞之誰不解體卽是周天子命三晉之意旣壞舊制更起兵端必不可許安曰不從是矣聞有欲興兵大舉伐之以邀功者徃日麓川之事不可不戒翊曰何以伐爲罕弄果弗靖但雲南守臣嚴備使其旁干崖孟養等宣慰以夷攻夷曩爾小醜亦何能爲事遂寢旣而翊

去安遂授意蘇銓謂內廷意甚堅蓋萬貴妃方有寵歆
于得寶密附和衆皆不知且遠夷無甚介意者銓言于
宗宗大喜倡議右猛密衆皆駭之巡撫吳誠亦以爲不
可宗恚甚陰使人說誠云彼此俱利無爲異同不然巡
撫重任非公有也誠遂不敢言宗乃會守臣往勘凡木
邦訴告皆杖遣之而曩罕弄使至犒賚殊厚又獨踰南
山就見且命之坐罕弄揣知宗意略不及木邦故地且
謬言求他侵地宗皆許之遂上疏請分設再下宗酌議
亦無可議內外構通文飾唯唯而已誠竟以憂卒宗代
之再奏讐殺已久勢難再合已撫諸夷示以朝廷宥罪

開設衙門之意無不感悅從之立猛密安撫司以思標
爲使徑隸布政司宗得入爲刑部侍郎陞南工部尚書
蓋自搆繫以來木邦積弱不能報復雖屢常奏懇終不
得直議者謂劉珣之說甚正張鵬請用兵職方郎劉大
夏主之安旣得賂遂紬其說一主撫諭謂息兵安邊其
言班班可喜而實暗藏機關宗又曲承風指因而爲利
所謂退地實無尺寸歸木邦也邊人莫不怨惋罕弄益
大肆侵木邦如故弘治五年聞于朝宗時已致仕廷劾
僅止贖杖罕空法亦益荒淫迎婦于孟乃寨思標乘虛
襲之竊據分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目高峇落放卓孟

信蠻等聚兵阻路竈法不得還依住孟乃寨者三年巡

撫張誥遣叅政毛科

父吉死事贈
官諡忠襄

副使荆茂等詣猛密

曉以利害思標猶不服乃遣叅政方守僉事周鳳都指

揮僉事馬鉉督理糧餉叅議黃東山副使趙炯都指揮

僉事實俊督隴川南甸干崖三宣撫司積糧開路示

以必征之勢竈法亦令人調土兵合三宣撫兵至蠻遮

共圖之思標度不能抗引去竈法乃得歸誥疏請頒賞

廷議謂竈法雖歸思標猶未見悔心服罪再委官召思

標出見令與竈法歃血盡還故地縛叛酋來獻永息兵

端乃行賞思標終抗命圍蠻遮甚急求救內地束手無

以應孟養思陸者麓川遺孽立誓書不許過金沙江至是請自效勦思標而夷俗相傳猛密素畏思陸之兵科等以爲然遂請於總兵鎮巡官檄召之未至思標遣人賂思陸不受曰破汝竇將焉往且有官賞乘機劫略地方官又不能禁也思標意阻密約木邦諸部爲內應且進兵空法來告有千戶尹銘者嘗從撫夷因陳思標可擒之狀沐琮張誥檄烟東山科調官民兵萬二千人防護察各夷動靜隨宜經理烟科皆會騰衝東山先之隴川儲糧科欲自爲軍備合罪人納贖米徵潞江土舍侵用歲例銀皆隨軍收貯遣蘭昂促孟養兵且厚賜之又

以隴川逼近蠻莫復增發三宣撫兵欲借此挾撫成功
思陸遣大陶孟倫索領夷兵過江時科管憂勒河西州
營其東思傑令陶宗思英等柵守蠻莫東山別發騰衝
標兵三百人將往合管州貽書頗相左畱止于崖戒各
倉毋與軍士糧兩軍喧譁科乃以所支賞功銀及自所
貯給軍約扣各衛月糧償官一日科過州議事指揮戴
紀家人失火營燬喪軍器千數科狼狽移屯幾不能軍
百計招集踰月引兵駐南牙山與倫索兵會索初過江
指鷹謂商昂曰我曹猶此鷹奪得地土卽管食之何知
其它科聞甚悔懼客曰此夷中常態公望爲忠臣孝子

耶姑了目前無爲遠慮乃使人趣焮策進止時孟養兵營蠻莫寨前科焮議遣尹銘及他把事招降思英不從伏兵傷孟養一人殺二人懸首柵上又射傷武定哨兵五人已而焮令夷兵乘高詈之思英閉寨不出復遣人往諭乃以緬書來言願講和孟養兵聞約降頗有怨言科患之顧軍中所携糧原不多至是已盡士皆採芭蕉心食之科見思英未出又念倫索前語遂引兵退營孟都焮亦從之二人既去倫索懼思英絕其歸路領兵取道干崖而去軍皆饑疲且聞追者在後爭走相蹂踐死者甚衆科至孟都思慄使頭目曩方來請事責令獻象

二隻謝宜慰退所侵地仍備方物納貢饋官軍糧餉費
曩方聽命時省城傳言蠻莫柵上有死人首我軍失利
總兵鎮巡聞之懼卽召科還且戒孟養回兵各守境然
孟養自是遂犯約數與兵渡江與猛密戰矣科在道思
標令人隨科使與宜慰約息兵宜慰已憊甚許諾厚禮
使者還報科喜曰謂事成當得優擢鎮巡以二夷未嘗
面服委茂及東山往驗未幾思標與宜慰乞法所貢方
物皆至於是鎮巡等官奏請錄茂炯東山及科之功并
以科管失火喧傳殺傷多孟養數騰書言兵敗狀聞求
遣官勘視科方奉表至京以猛密歸順皆已與炯挾撫

之功顧欲叅究失火并勘視死亡兵數茂等歸順後纔
一行功反居首乃具奏乞辨明功過下巡按通查烟亦
以猛密納貢及所行便宜賦詩十二首以進兵部劾之
并下按問坐奏事不實贖徒尋以科道論劾降監運同
知又與御史余本實互訐各降一級科尋亦致仕十三
年黔公沐崑等奏孟養思陸越過金沙江奪猛密蠻莫
貢章等處撫諭日久不聽而木邦宣慰罕烈年幼不能
自立意欲助思陸以報猛密其木邦陶孟畢松陽畏法
遜避陰亦與思陸結黨逆節已彰欲集大軍勦之圖上
三策其上正名義以討之其中勵兵威以勦之其下暫

守至冬撫諭 詔姑用下策至十六年思陸聽撫渡江

去其後猛密酋曰思奔思混爭立緬乘之殺奔而立混
改名思忠率司化司恨內測齋偽印來歸木邦酋曰罕
拔投于緬用事後被殺子進忠內奔緬追至姚開焚掠
官兵破走之進忠死子欽亦死其叔罕葢約暹羅攻緬
緬恨之以大衆圍其城請救于我不至城陷死立猛密

思禮領之

一曰思忠來歸陸爲宜撫思死緬來攻母罕
煇弱不能支率思禮思仁奔猛密而猛密失

十八年緬復攻猛密罕煇思禮奔騰川思仁內測奔工
四而猛密又失二十年思仁以象馬入騰川爲宜撫多
思仁所拒憤歸于緬
緬以思仁食其地

蔣琮驕橫

弘治七年九月發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充孝陵淨軍
初南京沿江蘆塲俱係軍民開墾辦納糧課及各窩廠
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生沙洲六段縣人
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沈江田畝之數其餘空地悉賦居
民出租供守備廳公用太監黃賜時姦人悉獻于三廠
盡收其利而歲額租課如舊 孝宗卽位遵 詔書悉
歸之民縣人奏下御史姜縮等覆按而蔣琮來視事屢
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縮等遂連名劾琮謂以守備
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飾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

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因歷數琮十罪且言今士夫側耳
人人自危軍民負苦怨聲載道乞下琮于理明正其罪
刑部尚書何喬新履移南京勘處此弘治二年二月中
事其時適有後湖勘田事洪武中設黃冊庫於玄武湖
中戶部委官同給事中一員管理五日一曬瞭籍冊及
有事查理移文內府請鎖鑰方許過湖近歲守備人員
於邊湖灘岸開墾作田致湖面淤塞人得往來弘治元
年南京御史余濟言於朝行南京戶部委主事盧錦會
勘錦時與給事中方向同管庫亦嘗於庫旁洲上墾田
種植蔬瓜又湖灘放牧牲畜及擅伐蘆葦易銀爲修

理費太監陳祖生等命巡捕百戶崔昇執庫夫姜信等
鞠之具奏何喬新亦覆移南法司南戶部亟勘以聞而
宗先已上疏自辨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
等罪狀黜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
諸人連謀構陷因條析縮等所言而汎及御史劉愷方
岳及南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
宏皆孜省同鄉姦黨而縮亦江西人也以故喬新不詳
虛實附和加叅有旨行南京併勘先太監郭鏞奉使兩
廣過南京遙應天府尹楊守隨南刑部郎中趙璧大理
寺正聞昭會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占種湖田

事鑄因駕官舟過湖觀望御史孫紘等以擅游禁地劾之鑄還而自辯因言向牧羊湖灘之上 鬻官地蘆薪而守隨等勘問止坐錦爲民謂向無罪所擬未當御史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請遣官覆按 上遣太監何穆大理少卿楊謚偕往而綰等及琮更相奏訴綰等凡四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各因私忿煩瀆聖聰琮不當占管校獻蘆洲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爲李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占種湖田事其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

詞亦多不實請並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爲穆等所奏
是勘詞無諸人款狀而琮縮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穆
等重勘歸結於是縮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
譚肅徐禮余濬皆就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
官又從壁昭向俱贖杖還職守隨候朝覲畢聽問得
占降調外任于是守隨調廣西叅政壁降吉安通判向
雲南驛丞而縮等逮至下部院會議縮等有乖風紀琮
累辨誣人及太監陳祖生鄭強等各因襲受獻蘆塲之
類并南刑部侍郎阮勤僉都虞瑤大理卿吳道宏寺丞
屠勳儼罪不當致仕南工部尚書程宗見任侍郎黃貞

昭因襲前弊俱宜速治且琮與綰等訐奏詞所連及者百餘人經年未結官吏人民皆失職業乞早為決斷上曰御史不顧大體構詞訐奏煩瀆朝廷姜綰劉遜余濬孫紘繆樛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愷降二級俱謂外任蔣琮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強錢能李榮程宗免問黃孔昭阮勤虞瑤吳道宏屠勳各停俸三月於是綰調桂陽州遜澧州濬平度州紘膠州樛莒州傑同州岳泰州俱判官愷瀏陽縣縣丞初綰等下獄而琮猶治事衆論不平都給事中陳瑒御史伊宏各上疏爭之謂如按事者言則琮與御史皆當下獄如都察院議則

俱合待勘罪同法異難以服人且以一內臣而置御史
十人於獄臺院爲空傳之四方殊累大體都給事中韓
重等御史張質以爲言皆不聽吏部尚書王恕上言琮
獨蒙有人心不平乞追還前旨以消物議且言諫者奉
旨皆以已發落爲言夫事有不當十易之不爲過若謂
已發落者不可易則古之從諫如流者豈皆未發落者
乎 上曰朕以守備重任不宜輕劾爲何復如此說不
允至是綰等降調命下衆議紛然而琮之勢日重矣琮
小有才頗通書史言事班班 上且厭且喜之李孜省
遣戍遇赦當還琮在印綬印監獨言罪大不可宥復械

至京下錦衣杖拷死 上甚悅命守備南京至德州言
都御史張鼎創爲新法于真定河間等陸路千有餘里
築長垣掘濠塹欲以禦盜不知曠野沙窩高下不一
經風雨立就坍塌當此歲月興不急之務愁歎之聲溢
于道路 上曰官得其人盜賊自息徒爾勞民何益于
事論止之又言自張家灣至儀真增設巡河官數多
取回以其事委所在官司帶管吏部難之命查永樂
來各官名數以聞吏部爲革沽頭主事及南直隸巡
郎中歸之兩淮鹽法御史于是愈自恣謂人莫
恣不法姜綰之奏支詞強辨勘官在琮而

之無如之何至七年復訐奏南兵部郎中姜性逞威擅
權欺凌軍職承委修運河輒于宿州禹廟後荆建生祠
塑己像其中及假托修造會同館試學使杜皂錄銀諸
不法事 上命給事中任倫郎中盛洪御史劉瑋勘問
未報而琮復奏性潛易案卷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南兵
部員外郎袁熾侵欺馬快船價事亦連性性具疏自辯
遣太監趙忠大理少卿馬中錫按覈琮疑二當道庇之
揚言二家不法事甚多會廣洋衛指揮同知石文通奏
琮僭侈殺人爲軍民所苦請召還琮已入矣當道見之
密令增入琮開掘聚寶山有傷 皇陵王氣令忠等并

勘甘寶下南都察院違問九月獄具 上曰蔣琮掘斷
聚寶山打死人命違法多端本當處死姑宥之發 孝
陵充淨軍性亦革職爲民

平晉安賊

弘治十年貴州普安州土判官隘暢既老子禮代職聽
營長阿保等之讒父子相仇暢有妾曰米魯乃雲南定
益州土官安民女一日其姑嘗以罪見逐禮招之同居久阿
保皆通焉暢遂毀阿保室廬虜其財物阿保遂與禮等
借兵作亂焚暢所部寨舍倉廩殺其從者久之暢遣兵
攻禮殺之阿保見禮死欲助米魯攘其柄乃與子阿節
莫阿歹兒等率兵攻暢破其寨百餘殺掠人畜甚衆暢
懼赴之雲南亦佐縣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巡撫錢鉞召
阿保與暢會盟戒以息兵旣散米魯潛令掖暢上馬歸

暢中毒死阿保米魯等為亂滋甚數攻寨堡殺傷官軍
屢撫不聽暢又有妾適烏生子珀塔居南安衛城中阿
保欲害其母子乃於南安城外築阿先硬寨自率兵守
之又築青黑硬寨於普安城外阿及兒守之築猴場硬
寨於拖長江東阿鮮莫守之又于江外築查刺硬寨據
險為固四寨相去三百餘里復號猴場寨為承天寨出
入借黃旗自稱無敵大王鎮撫及御史張淳命指揮劉
英率兵往捕不克賊益恣橫劫掠軍民焚燒屯堡聲言
欲攻普安安南二城鎮撫等官乃發十衛官軍及諸長
官司土兵萬三千餘人劉英與都指揮王璋李雄等領

之英璋由普安衛分道進兵雄等由烏撒後所直抵拖
長江截其後先期以檄招諭諸脇從者由是賊黨歸順
且八百餘人阿保父子逆戰於猴場寨兵潰奔查刺寨
已而復渡江切營官軍擊却之死傷甚衆阿保等皆逃
去雄召安民賞之使訪賊所在民乃率土兵爲先鋒追
斬阿保於查刺山善耒幾阿反兒亦爲民所執官軍復
深入菁洞擒阿鮮莫惟米魯亡走俊鉞等奏言賊弄兵
十年先後據夷寨百三十餘殺納稅民掠人畜財物不
可勝計至於僭立名號殺傷官軍臣等調發漢軍土兵
分道進討賊酋或授首轅門或擊頸犴獄但米魯及從

賊張保客等實肇亂階今悉遣匿安民家當乘勝追勦
竊恐復將蔓延乞勅雲南鎮巡官委守巡守備等官親
詣霑益州追責安民執送米魯等以殲餘孽從之民既
匿魯又轉之他所資以蠻兵五百襲殺適烏并其二子
管長福佑等迎米魯歸故管攻劫諸寨大肆殺掠且言
欲據普安勝其州衛毋得申奏事聞調雲南貴州兵會
勦初暢之死也適烏數以賄求立并請兵討賊御史淳
訥之米魯攻殺適烏亦數以賄求聽撫罷兵錢斌及副
使周鳳都指揮劉英吳遠指揮任禮張英楊芳皆受之
少監楊友總兵官焦俊至移文坐取而所遣人又需索

侵牟駐機狼藉兵律益弛旣殺阿保諸人遂自以爲功
報米魯等益遠遜實縱之酬其賄也有旨令雲南總
兵官搜捕貴州副使劉福自詭知兵銳恐雲南之分其
功也遂倚福以擒賊友及總兵豐潤伯曹愷皆以爲然
任禮先以情報賊兵至阿馬坡賊已出怨言吳遠又使
人索賂賊許之而兵益進福祐怒將刼管千戶謝忠以
告遠不信禮與張英各竊馬以逃賊至無備軍遂敗殺
傷百餘人遠墜岸折足死普安州幾陷鎮撫及楊友請
益兵旣而友復奏謂用兵出鎮巡意致官軍輕率失利
非臣之罪有詔切責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副都

督軍友又恐賊之擅其功也乘其未至詭言賊已聽撫約十月大兵不至當如土俗出財物陪償部議謂夷情譎詐難信友攘功奏詞互異當治罪而賊已攻燒寶甸復益兵進圍安南城斷絕盤江道路矣友無以自解促劉福進兵愷亦依違不敢言至安莊巡按陳恪以賊衆兵寡追及友等止之不聽方渡盤江以旗榜招賊與右布政閻鉅張樂宴軍中原調泗城州土官王瘠求賞不得以其衆先退福祐之黨覘知復誅劫營軍士羅城以告指揮史滄請移軍皆不聽都指揮李堂黃京以疾臥營中指揮王通等遞去周鳳徵服先渡江道阻賊復

營賊至軍復大敗史韜拒敵死殺傷溺水者千六百人
楊友被執福鳳與閻鉦李雄郭仁李宗武皆死軍資器
械爲之一空於是賊勢轉盛鉞罷去代以陳金軾在中
塗請調廣西泗城州土舍岑接土兵二萬管峇布河朔
廣清浪叅將趙晟管盤江東岸又行雲南領原調漢土
兵四萬刻期過界與播州酉陽兩江口三土兵共萬五
千四面夾攻從之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軾進至查城
兵分八哨叅將趙晟督清浪軍并永順西江口等處長
官彭世英等土兵從大盤江右哨進兼督都指揮張泰
李堂領普定等衛軍酉陽宣撫冉舜臣等土兵從小盤

江左哨進都指揮崔鐸領永安等衛軍播州黃平安撫
司同知楊才等土兵從右盤江中哨進兵備副使劉鳳
骨都指揮黃京等軍泗州城頭目王傑等從砦布河後
哨進分委各處兵官嚴加固守總兵曹愷劄盤江東岸
遙制督責巡按戴乾布政黃璉叅政羅安隨軍往來督
哨并經理軍儲餽餉約雲南鎮撫沐崑陳金會兵分亦
資孔雄州亦佐縣拖長江四路八面刻日齊發軔率都
指揮李政等親詣調度居中節制相機策應自貴州進
者先破阿舊等七寨賊奔過大江都指揮張泰等結筏
而渡共斬二百餘級賊奔入箭進山破之直進至安南

衛賊皆奔散圍解又攻破阿保利硬寨至江西波探賊
方開普安路將逸督軍急擊共斬四百八十餘級曹愷
亦渡江克阿滿等寨共斬五百十餘級右都督王通渡
江遇普安賊所向克捷破蘆塘寨取出被虜少監楊友
指憚葉曇等克阿黑阿維等寨斬二百四十餘級劉鳳
自砦布河進攻長牌嶺斬一百四十餘抵安南衛賊遞
圍解諸軍皆會移營至廖旗箐賊潰連攻石頭魯泥坎
斬寨首阿烏獲級二百餘米魯魯等迎戰敗走至安南千
戶所圍解悉破傍近諸寨斬二百餘級擒賊首米朶等
數十人李政楊芳等往來督戰共斬六百餘級賊首阿

宗等縛獻阿舊又計擒賊目波衣等自雲南進者布政
李韶叅政張朝用叅議張璠副使包裕僉事王懋中都
指揮孫輔劉桓分哨至曲靖衛福祐正攻平夷千戶所
城急往救城已破守將張晟趨走賊悉兵攻後所大河
扼勒等屯堡我兵追及斬福祐于阿替餘皆潰散福祐
轉攻樂民千戶所城遙見官兵勢盛俱退走追至陡崖
硬寨斬百餘級賊固守平夷本寨知府王嘉隆等襲其
後上知府鳳英扼其前大破之擒賊首獲車共斬三百
餘級福佑等逃往馬尾籠寨與米魯兵合餘賊匿阿匣
籠督兵追勦斬三百餘級米魯既寤令賊首李聽探路

將逃爲邏者所獲大兵合圍未魯及福祐并其妾適固
首賊張保客張定王得俱臨陣斬首惟馬尾籠寨絕險
攻之七日未克賊首阿宗聽招諭送出主謀叛逆江西
賈人龍清監生洪子華張僖福祐妻攝受子阿雜等龍
清仍肆兇惡卽被格殺又攻石崖拖長江響水崗小竹
山練山獨水等寨擒殺一千二百餘地方悉平總計雲
貴各哨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斬首四千八百一十六級
破一千餘寨捷聞 賜勅獎勵頒賞御史戴乾王何追
論起釁失事諸臣罪給事中張維新往按分別死戍降
罰有差聞鈺劉福周鳳等贈官祭葬蔭子貴州撫按劉

洪匡冀効福幸功生事剛愎自用其禍皆起于副使周
鳳而成于福乞追還恩命從之安民先以匿賊逮下獄
坐絞上章自辯及大軍壓境始下獄中移文調土兵擒
斬賊二百餘人爲解雲南鎮撫亦言南方諸夷惟土官
是服安民不歸恐生他變微勞可錄當從未減安乃得
贖徒復職

平清平苗

貴州地連湖廣阨塞險阻林箐蒙密易藪匿爲寇諸苗生長山谷性爲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徭民多並緣爲奸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山周圍四十里高數百丈四面陡絕其上平衍據之糾合苗衆焚劫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阻不通巡撫曹祥同鎮巡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叅議蔡湖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苗負固不聽撫事聞上下

璽書命文盛及總兵李昂勦之別勅湖廣巡撫秦金總兵楊英會勦文盛撤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叅政胡濂叅議蔡潮都指揮潘勳指揮佘大綸各監統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進初八日諸將擣碗木寨伏兵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擣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一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巡徼遇賊衆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大岐坡弼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亡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西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

命叅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鎮葉曇湯淮許
詔各統領副使李麟叅議蔡潮僉事許效廉詹源各監
軍叅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余大綸率
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
文盛居中節制御史周文光紀功諸將分道刻期進抵
香爐山夾攻之山險惟隘路五處透迤上賊皆築砦柵
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乃用火銃焚其寨柵
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
貓爬山虎繩梯等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
兵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崖復攀相引上援其外

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
兵不得深入遂斂衆退復採木製楊橋戰樓高與賊寨
埒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
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士兵先登官軍繼之斬開拔柵
入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
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爲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
兵進駐重險二十二日伏兵崖下都指揮王言同嚮導
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迎敵我伏兵四
起接戰賊復奔據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
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繩梯鉅數處乃先遣人

入寨說降至二十八日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
與語撫之使令往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山前觀聽山後
備稍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
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乘勝入
擣厓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分兵搜捕山
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
頭都黎都蘭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
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
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
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盛然其

計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賊恃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兵伐木爲筏渡江直衝賊巢縱火焚賊廬舍備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擣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等寨擒苗酋阿茲等俘斬數百其天漂天壩黎從楊保苗坪干等寨苗賊畏兵威悉聽招撫先殺占軍堡屯田悉還官給復業者三千八百餘戶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首惡二十餘人從賊何屹等八十餘人斬首一千五百一十九級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五寨捷聞 上降璽書獎諭文盛等諸將較賞有差

而先弘治中有部苗阿溪去桀鷲多智雄視諸苗養子
阿刺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
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亦
分畜產而倍課其人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
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
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
以爲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
時時訖官苗以收鷸蚌之利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
得其狀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詰以阿溪
事不能隱因問計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爲彼腹心劫

此兩人乃可濟如其言誘出伏兵中途縛歸磔于市一
方以安鑄自有傳